

关于陕北民歌当下传播的思考

祝琳华

2022年4月15日,崔健举办了一场线上直播音乐会。在线人数高达4000多万,盛况空前,而我恰在思考陕北民歌的话题。当日,崔健请出了一位神秘嘉宾,并未介绍他的名字。观众群有一半不知道,此人是谁。当他抱着三弦弹唱出《三滴血&外面的妞》,醇厚又清冽的感觉淹没了整个空间。另一头远观观看直播的朋友问我,摇滚圈用三弦代替贝斯了吗?我未作答,反问他感觉如何。他说,贝斯自由放任一点,三弦则够深。他没讲“深”的是什么,深度?深刻?深沉?或许都是,又或许都不尽然。

为什么谈陕北民歌却从乐器说起。我想,我们此时此刻此种语境下谈论这个话题,首先其冲突从音乐感染力这个元逻辑谈起。音乐感染力来自哪里?它自然可以来自音乐本身的审美自律,然而这种被称为自律的东西,背后支撑它、滋养它的是扎根民间的音乐原动力。

诚然,崔健的音乐是真诚的。他说当年创作的那些作品,只为了说出自己心底的感觉,并未刻意附加宏大叙事,也并未料想会如此深入人心。他说自己很多年醉心的是纯粹的音乐。他在访谈中论及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握时说,每个聆听音乐的人都听得到他们能听到的东西,想必专业人士自然能理解其中技术层面的味道,而非专业听众又何尝不懂音乐,又何必非要先搞懂技术再去理解作品中的韵味。

当他和三弦碰撞迸发出深沉的低吼时,30多年前的经典发出了当下的感触。他说,他也在尝试当下流行的说唱。艺术形式的尝试,离不开“当下”两个字。说唱与纯音乐,这应该是两种意义的表达:一种重在言辞,一种不着一词。重在言辞的说唱袒露出当下人们的心声,而不着一词的纯音乐又何尝不让人听见心底里、血液中流淌的言辞。还记得1991年元旦晚会上郭达等人的小品《换大米》,其中一曲“换大米之歌”挪用了电影《红高粱》中主题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曲调,将音乐和言辞用喜剧的方式结合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红高粱》红遍全国的时代,这一方式如同眼下人们随手拈来的网络梗,懂的人自然心领神会。然而,倘若人们未曾在《红高粱》里见识这样的民间音乐腔调,小品的喜剧调调会不会减损一半,我不清楚。

2021年4月16日,我跟随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陕北民歌”与“内蒙古西部二人台”民间传习状况调研组,在陕西榆林多县市展开调研活动。此行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陕北民歌,返京后,在整理陕北之行的素材时,我一次次被这些民间艺人鲜活的生命力触动。在他们幻想可以在时空中穿梭自如,然而真正的灵魂放飞却需要一个恰如其分的开关,在某个对的时空、对的机缘遇到对的人。在陕北,我仿佛进入了时空隧道,想象着点缀在历史长河中无数的流浪歌手、说书艺人,以他们自己温暖的身躯、滚烫的喉咙讲出人与这片土地的关系。我感觉,自己来晚了。原本若干年前我就应该与它相识,然而也不晚,或许若干年后再回首,它依然飘荡在那里,永远都挥散不去。

庙堂高阁,江湖幽远。这就是我们很少记起却从未忘记的民间:一片片吾土、一个个吾民勾勒出的空间。拉起他们的手:81岁的郭来香、95岁的李增成,盲艺人孙占东……一代代人续传着黄土高坡的精神,他们声音的嘶吼与悲怆是生长在那片热土上的祖辈们与命运的无数次抗争与妥协后理性的敬畏与信仰,只要你身临其境地听过一次,一定会被震撼心灵,感受那种直冲头顶的晕眩。他们不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仿佛就是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被历史的风吹得颀颀作响。

然而,当他们沉浸在几十年如一日的亢亢激唱之中,他们是否知晓时间的流淌,是否知晓山外头的瞬息万变。他们当然知道。没有一个人会浑然不觉时代的变迁。如果他们年轻半个世纪,如果他们也像千千万万老乡亲们一样来到都市,他们是否会站在一座城市都市的天桥上对着城市遥望高原,是否会对着街上匆匆行人思念故土故人,是否会用同样激情澎湃的老调子唱出在时间长河中生生不息的不朽灵魂和对于新时代的感触。我仿佛看到了那一刻,人们纷纷驻足聆听,一个个单薄柔弱而又坚强的个体与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形成一曲时代的共鸣。我仿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乡亲饱含热泪的双眼彼此深情凝视的目光。多年前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中的低诉在我耳边回荡:“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最后,回到初始的话题:陕北民歌的当下传播。我们并不陌生于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深度剖析:是否“失去了原生土壤”,是否“依靠新媒体的传播”,是否在“现代语境下的新创作”,是否“请区域艺术家走上更广阔的平台”……我禁不住闭上眼睛,心中回想“传播”的初心,绝不只是搜集整理。当然这是第一步,没有它,我们何以知晓,我们心底摇曳的每一段事都曾被祖先们反复咀嚼,慢慢化作几乎被我们淡忘了的岁月浸润下的文化血脉。绝不只是轻松代入当下流行的文化元素。当然这是极为有效的传播手段,它让我们已经陌生的记忆呈现出新鲜活泼的样貌。绝不只是简单把老艺人们请上聚光灯照耀下的舞台。当然这也是新兴传播方式下最容易拉近与受众距离的方式,既然无法让每个人都身临其境,或许可以让原初的光芒照射到每个人的脸上……值得讨论的话题太多了,而我们当下的音乐人也正在努力着。难怪乐评人耳帝将赵牧阳和崔健的这次合作称为“一次连接黄土地逃离与太空漫游想象的民俗科幻实验”。

人们总是为艺术给出千千万种定义。我想,如果说有所谓“当代艺术”的存在,那一定就是关注“当下”的艺术,是当下千万生灵的所思所感,是当下每一帧每一拍跳动的时代之音。如果说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该该流淌在当下艺术的主体之中。如果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果说民族的就是流行的,那么先保有自己的独特性,才能获得在世界上生存的权利,世界也才称其为世界。

许子东在谈鲁迅时说,有些我们以为已经改变的,但仍在坚持;有些我们以为仍在坚持的,但已经改变。我也想说,那些已经改变的,比如原生土壤、曾经的语境,我们不必感伤。有些我们坚持要改变的,如贫富落差后悲伤幽怨的生活,我们正在实现巨大的改变。然而那些改变背后,或许永远保留着我们的那份坚持——对土地的爱,对这片热土上人们的深切的爱,对那些曾经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的爱。这或许就是艺术——自然也包含陕北民歌的本身,就是我们甘愿为此付出青春热血的那种东西。

(作者系《美丽中国》杂志社副社长、执行主编)

钻天的声音 刮耳的大风

——陕北民歌调研走笔 □王锦强

等是新一代的佼佼者。丁文军、武强则借视频网传民歌走红,二人还搭档登上虎年央视春晚舞台。

民间文艺需要熔古铸今、超越局限,并不断提升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时代呼唤文艺大师,而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晋陕蒙“鸡鸣三省”之地的准格尔旗民间歌手奇奇附林与河曲顶级歌手辛礼生、吕桂英、韩德运以及临县伞头贺升亮等演唱的漫瀚调、山曲、二人台、秧歌等在这一带也很有名气。王向荣、奇附林等于2007年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荣誉称号,雒胜军、熊竹英还分别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横山下来些游击队》为代表的横山民歌传唱大江南北,优秀歌手艺人层出不穷。横山人韩起祥被毛主席称为“三弦战士”,能说唱几十部书几十种民歌小调,因而在陕甘宁边区声名显赫。出生于横山区柴兴梁村、活跃于延安地区的张俊功1979年为电影《北斗》说书配音后,也一夜成名。延安市甘泉县在桥镇乡建立了张俊功纪念馆并开设说书传习所,由张氏传人、陕北说书名师樊九收师徒传艺。

横山说书与民歌渊源颇深,民歌中诸多曲风均来自于说书,说书唱词中又加入大量民歌、道情曲调。孙占东、熊竹英、李光明、卜晓刚等在党岔镇韩起祥纪念馆、区文化馆说唱的《思念韩起祥》《刮大风》等曲目充满乡土气息和民间韵味。吴芝良、赵海亮等横山籍青年歌手在榆阳区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驻地演唱的《走三边》等民歌融入了新时代新生活的感知与感悟。

在众多酒摊场中,横山酒曲唱词的套曲可以大量呈现演唱,有的通宵比唱,民众能够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在乡间庄户人家经久不衰。歌手曹振鹏演唱的《横山传统酒曲》《文母娘看见女婿笑嘻嘻》《推炒面》,李德堂的《拦羊的哥哥》《老天爷心疼咱受苦人》等曲目,唱词精彩,曲调娴熟,声音高亢悦耳。王勇、鲁炳国、王海忠、刘月玲等歌手唱功炉火纯青。令人扼腕痛惜的是,民歌手李强春在这次交流演唱活动后不久出坡放羊时不幸辞世,与他日日相伴的羊群在斜阳西沉之际入栏,他留下的《送大哥》《花花小拳》等酒曲依然还在山间与蓝天白云一起缭绕。

动态与朝向

曾几何时,民间说唱艺人和民歌手走到哪儿就吃住到哪儿,学到哪儿,见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唱什么。生活的千丝万缕皆可入歌入曲入书,这是风俗,是生活法则,更是民间艺术传统。由于大众传播与近年来学术研究等原因,信天游近乎成了陕北民歌的代名词。信天游的名称在民间是统一的,“三

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它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激情的艺术魅力感染大众,持续至今。

鲁艺的音乐家、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在陕北各地大规模、有组织地采集民歌,开辟了陕北民歌由口头传唱到纸质出版的新纪元,为陕北民歌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陕北民歌”的概念是在这一时期(1939年)正式提出的,第一本权威集子,在陕北民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延安鲁艺民歌采集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和成果是以洗星海为首的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音乐家借助陕北民歌和陕北民间音乐元素,挖掘、改编、新创出《东方红》《黄河大合唱》《七月里在边区》《拥军花鼓》《生产大合唱》等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歌曲,极大地推动了陕北民歌在陕甘宁边区的广泛传播,直至今日,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鲁艺精神代表了艺术为人民的方向,其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如今,鲁艺精神是文艺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陕北民歌博物馆无疑是学习、传播鲁艺精神的绝佳园地。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

陕北民歌的蕴藏十分丰富,自1938年被来自全国的延安鲁艺音乐家们发现以来,80多年来的记录、整理活动从未停止。不同时期记录下来的民歌数量,从几十首到几百首、从几百首到几千首乃至盈万。即便如此,新的陕北民歌仍然随时都会从歌手们的口中飘然而出,日积月累,铸成一座承载并珍藏于陕北人文化记忆的丰碑。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陕北民歌的“大美”,在充满诗情的唱词中,在直抵人心的音调里,它大胆而质朴、浓郁而深沉,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陕北民歌经历了传统民歌、革命历史民歌和新传统民歌的不同时期,每个时期都留下了经典之作,每一首经典都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历史叙事,值得后人再挖掘、再品味、再深思。这一首首的经典曲目就是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陕北民歌高飙于边关塞漠,璀璨于黄河故道。延安和榆林两地是陕北文化的核心区域。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儿女,孕育和传承了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和浓郁地域民间风格的人文精神与文明传统。深厚农耕文化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定盘,并与戈壁、风沙、浅草滩、驼铃、马蹄交织出西北风的朝向,因而,陕北民歌作为珍贵的文化物种以及代表性民间艺术样式,濡染着悠长的游牧文化气息,绵延赓续至今,蔚为大观。

导入与体认

陕北民歌拥有一个庞大的民俗文化家族和民间音乐体系。其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常见的代表性陕北民歌如信天游、劳动歌、船工号子、民间小调、酒曲、秧歌、陕北说书、道情、二人台等。其中,陕北说书、道情、二人台等是传统的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范畴,属于地方曲种戏种,但因其与民歌为方言土语,伴随了民间音乐的植入、渗透和溶解,富有民歌演唱特点和方言美感。

陕北人杰地灵,自古就有“文出三川,武出三边”之说。“艺人一台戏,演文演武我自己。”是陕北说书艺人的真实写照。陕北说书最初是由穷苦盲艺人运用当地民歌小调演唱传说故事,后来吸收道情和信天游等曲调以丰富说书唱曲表演,取悦各地男女老少,并逐步开宗立派,发展兴盛。伞头秧歌更是比唱角,伞头临场演绎、出口成章的才艺和本领,在天文、地理、历史、时事、民情、风俗、农事活动、家长里短等文化叙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编自唱、即兴发挥是民歌及说唱艺术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民间艺术创造性表现的生动体现。并且,民间歌手与民间说书人常来常往,彼此多有关联和交集,故均以陕北民歌概念综而述之。

位于黄河中上游的晋陕蒙地域相邻、风俗相因、文化相亲、血脉相连。甘肃、宁夏等与其交界处的地方歌曲均为陕北民歌的远亲或近邻。在榆林、延安的城镇街头巷尾、市集店铺,乡村窑洞院落、田间地头,商旅关隘驿站、水陆码头,歌声钻心灌耳,让人酒酣胸张、荡气回肠。行船赶脚搬工汉、耕田锄地羊出坡、晒谷扬场打连枷、碾米磨面炸油糕、做茶打饭卖饼子、喝酒吃肉打平伙、婚嫁嫁娶办事情、缝补拆洗晒鞋底、拉锯磨毡搓麻绳、上梁暖窑迁新居、节庆秧歌转九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文化表情及生活密码都蕴藉于民歌当中,因此,民歌叙事,在陕北文化板块中有着非凡价值和精神光环,它是民众抒心抒情抒怀的“神器”,也是民间学礼学艺学史的启蒙教材。

薪传与代际

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高峰的是那些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的优秀民间艺人和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他们是风土人情与社会生活结构单元的阐释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也是民间文艺薪火相传的关键因素。在现当代,陕北民间艺术领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民歌手和说书艺人,如农民歌手李有源,黄河船工李思命,陕北大书匠韩起祥、张俊功等。贺玉堂、柴根、王向荣、朱光亮等都是新世纪的领军人物,熊竹英、孙占东、雒胜军、杜朋朋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

——记陕北民歌博物馆 □卞正兰

2021年4月16日至20日,我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陕北民歌”民间传习状况调研。其间,陕北民歌博物馆是调研行程中的重要一站。

4月17日,我们来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的陕北民歌博物馆参观。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民歌音乐博物馆,作为国内唯一一座以陕北文化为元素、以陕北民间音乐为主体、反映陕北悠久的历史变迁、体现陕北历史文化精神、集民歌研究创作、培训交流、演艺推广、产品研发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它的建成开放,填补了国内空白,既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汲取前进力量的精神宝库,同时也是榆林建设陕甘宁蒙晋交界处最具影响力城市对外宣传的文化名片。

陕北民歌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1800平方米,其中布展面积约5680平方米。总体布局为序厅、第一篇“千年老根黄土里埋”传统陕北民歌展区、第二篇章“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革命历史陕北民歌展区、第三篇章“满天星星一颗颗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陕北民歌展区、第四篇章“信天游永世唱不完”新时期陕北民歌展区、第五篇章“陕北民间音乐艺术专题展区”、第六篇章“陕北民歌研究专题展区”、尾厅及临时展区共八大板块,以陕北民歌的发展脉络为主线,纵向反映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横向反映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全面展示了陕北民歌的前世与今生。

一座“会唱歌”的博物馆

与以往参观过的博物馆相比,陕北民歌博物馆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他绝大多数博物馆主要靠“看”或“靠”讲”,而这里最具特色也最吸引人的展现手段是“唱”。

“千年老根黄土里埋”是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第一篇章展区名称,也是陕北民歌历史的沧桑、深深扎根黄土土地的忠实写照,从这一篇章开始,观众就可以聆听到现场演唱的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等各类陕北民歌。有的讲解员也身兼歌手,讲着讲着,便神情并茂地唱唱起来;有的歌手是专业院校毕业生,唱得字正腔圆,拿捏到位;还有通过网上报名、筛选录取的信天游歌手,一开嗓,高亢嘹亮、粗犷奔放的陕北民歌响彻整个展厅。在观看陈列内容的同时,会不时遇到博物馆从当地招募的民间艺人现场演唱经典民歌。博物馆内配备的多媒体视听设备可供游客随意点播,有兴趣的观众还可以按照展出的一首首曲谱现场“来一曲”。秧歌展区展示出的几十种陕北秧歌队面图案,也是一大亮点,观众可以参与到现场的秧歌队伍中,踩着秧

歌步,配着歌手的现场演唱,博物馆瞬间变成热闹非凡的体验演出舞台。

陕北民歌博物馆的参观过程相当于一次对陕北民歌的巡礼,走在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深刻感受到陕北民歌的独特魅力。除了《黄河船夫曲》《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蓝花花》等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民歌外,我们还欣赏到了榆林小曲《张生戏莺莺》……无论是铿锵有力、节奏整齐的劳动号子,还是不受束缚、题材丰富的生活小调,以及那大胆质朴又苍凉婉转的爱情歌曲,都让人驻足聆听、流连忘返。这座“会唱歌”的博物馆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

“鲁艺”精神的传播园地

陕北民歌博物馆选定在2018年5月23日这个日子隆重开馆,颇有历史纪念意义,这一天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6周年。

对革命时期陕北民歌的介绍和展示,正是博物馆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陕北民歌都是口耳相传。真正把陕北民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来收集、整理和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这个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在陕北民歌博物馆,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时期是陕北民歌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即“鲁艺”时期。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在延安举行建院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临现场祝贺。学院设音乐、美术、戏剧三系,后增加文学系。4月19日,毛泽东在为全院师生讲话时说:“民歌中确实有许多好的东西。”自此,音乐系师生走出校门,以“到民间去”的精神为指南,面对面地记录民歌和各种民俗音乐。这样的采集方法,是前所未有的。两年以后,毛泽东再次发出号召,要求文艺工作者从“小鲁艺”走进“大鲁艺”,陕甘宁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持续的时期。鲁艺师生不仅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掀开了新的一页,也为此后数十年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为陕北民歌博物馆题写馆名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当年是鲁艺的一员。1943年,贺敬之从鲁艺文学系毕业,正式加入鲁艺秧歌队的创作队伍。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革命历史陕北民歌展区中,立有贺敬之的雕像,那是在鲁艺时期的贺敬之,刚满20岁,意气风发的形象。贺敬之三部最重要的作品《白毛女》《南泥湾》《回延安》,在中国家喻户晓,长演不衰。红色歌剧《白毛女》最初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上演,在展厅中,也有复原场景的展现。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它巨大的精神感召



陕北民歌博物馆由贺敬之题写馆名

在参观即将结束时,路过博物馆的资料室,透过玻璃窗,我注意到里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把一本本历史资料录入博物馆的数据库中,以便于参观者使用数据信息查询系统,查询陕北民歌的视听、图像、文字资料。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完善,博物馆正以创新的理念,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方式,以更多元的形式和更丰富的内容,展示陕北民歌、陕北文化的独特魅力。疫情期间,陕北民歌博物馆还推出了线上参观360度VR全景虚拟展馆服务,将博物馆数字化资源与VR虚拟技术相结合,此外,还打造了网络直播,实现了“云游博物馆”,全方位、活态化展示陕北民歌文化,让观众在云端获得身临其境的游览体验。

博物馆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宝库,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博物馆是对往昔高光时刻的回眸与挽留,是一种守望与坚持。陕北民歌博物馆以经典陕北民歌诉说黄土高原社会、历史、艺术、民俗发展,以实物展品陈列配合现代展示手法,尽可能将陕北民歌粗犷、明快的形式美与苍凉、悲壮的内涵美融合,它是一部活的陕北民歌史教科书,拥有让陕北民歌乃至中国民歌、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活起来的力量。这座博物馆已成为陕北人的精神家园,并成为中国音乐类博物馆的标杆和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

(作者系中国文联出版社高级编辑、副编审)

文艺报
中国民协

合办